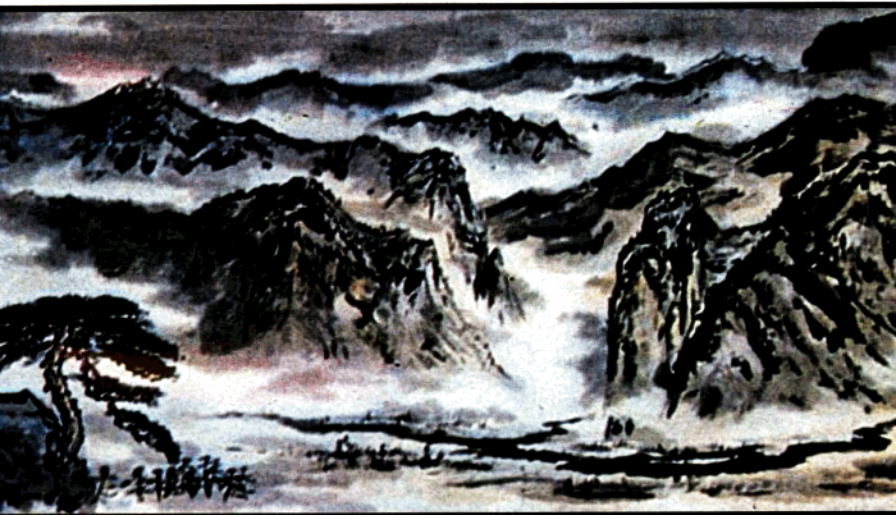


卫建章 著

隔绝地带

GE JUE DI DA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敌人大部队又追来了	(3)
第 二 章 黑石决心使大青山成为真正的 防共隔绝地带	(19)
第 三 章 和敌人换防去	(33)
第 四 章 苟子诚大言不惭：有奶便是娘，我姓苟的就这样	(53)
第 五 章 月夜里，曾怀璧亲自带人去 筹粮	(76)
第 六 章 他本不该被枪毙	(97)
第 七 章 病中的姚喆依然是根据地的神 经中枢	(130)
第 八 章 芦天顺寸步不让：宁可饿死也 不能违犯政策和纪律	(154)

第九章	胡定良考虑再三，最后选择了 “通向幸福的路”……………	(174)
第十章	苟子诚发誓：总有一天我得先 结果了姓胡的……………	(204)
第十一章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225)
第十二章	嘎拉僧从未想到会和日本人打 仗……………	(254)
第十三章	胡定良万没想到，“幸福的日 子”竟那么短暂……………	(273)
第十四章	王八斤被判了死刑，却还 在坚持抗日……………	(295)
第十五章	苟子诚盛怒之下，一刀砍掉了 阴阳脸的脑袋……………	(308)
第十六章	善恶终有报……………	(328)
后 记	……………	(357)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到处满目疮痍、血泪斑斑。

那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尽早结束对华战争，以其侵华日军的主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扫荡”，同时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图彻底消灭抗日力量。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当时，在塞外的大青山，这块蒙汉共居、被日寇划为“防共隔绝地带”的神圣国土上，斗争更是艰苦卓绝、异常残酷！仲秋，日寇调动近三万人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旷日持久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骑兵支队主力，冲破敌人的“铁壁合围”，胜利转移到晋西北。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率领绥西专署，骑兵三团两个连，蒙古游击队及部分县、区的同志，在绥西①继续坚持斗争。这时，敌

①当时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主要分为绥中、绥南、绥西三个地区。绥中指归武公路（今呼武公路）以东、陶林（今察右中旗）以西地区；绥南主要是蛮汗山地区；绥西指归武公路以西，固阳、包头、萨拉齐以东地区，大部分属于今武川县辖区。

人的手段更残暴了，反复对大青山进行“梳篦式”“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使大青山成了真正的“隔绝地带”！姚喆所率领的队伍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

第一章 敌人大部队又追来了

—

天空乌云翻滚，雷鸣电闪；地上敌人肆虐，枪声不绝。大青山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率领着二百余名八路军战士，正以最快的速度奔驰在武川县中部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里，身后不断传来敌人大部队追击的枪声，指战员们心中仿佛都压上了一块冰凉的石头。

这支队伍太疲劳了。二十多天来，他们在敌人大“扫荡”的夹缝中生存，和敌人转圈子，找机会“敲”敌人，也常和敌人遭遇，被敌人追击，而得不到休整。

姚喆一面策马疾驰，一面回过头看队伍，见战士们个个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战马浑身精湿，嘴里喷嘶着白沫，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紧随他的三团政委周喜山说：

“司令员，上山拼狗日的算了！”

“什么？拼？”姚喆白了周喜山一眼，厉色道：“以后的日子不过了？我们留在大青山的目的是什么？哼！……我们得继续前进，只要跨过前面的公路，敌人形不成合围，就好办了。”

“可是公路还远，而敌人……”周喜山焦灼地说，同时朝后边望了一眼。由于山沟的转折，没瞧见敌人队伍，凭枪声判断敌人是越来越近了。他确信，以现在的速度，在冲出前面的公路以前是很难摆脱敌人追击的。

“这样行不行？”周喜山突然坚定地说：“前面有条岔道，

我带少量部队向西南将敌人引开，你和曾专员带大部分人马仍向东南去，明天到八区汇合。”

姚喆心里想，这是个好主意，可这是危险的差事！

周喜山见司令员没吭气，急了：“司令员，只能这样了！就这样吧！”

姚喆望着周喜山急切、坚决地神情，信任地说：“好。你和八连长于清泰带两个排去。他们一、二排的马子好，跑得快。”

周喜山“是”了一声，立刻放慢速度，等待着向负责殿后的于清泰传达命令。稍后的绥西专署专员曾怀璧不解其意，正要问，司令员在前面喊他：

“老曾，快走，周喜山有任务。”

曾怀璧明白了，急忙追上司令员。二人带部队继续朝东南方向奔去。

二

周喜山等了两分钟，于清泰来到了面前。只见于清泰干瘦、发黑的脸上沁出了汗珠，表情显得疲惫而紧张。是啊，自几小时前在武川黑山子与敌人遭遇之后，他就执行着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中途阻击两次，但敌人始终咬住不放，而且敌人凭借有无线电联系，装备精良，行动迅速，企图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形势越来越严重。他怎能不疲劳，又怎能不紧张呢？因此，他对以少量部队引开敌人视线的决定从心底里赞成。

周喜山、于清泰按司令员的指示向一、二排长交待了任务，便故意放慢速度，“等”着敌人追来。他们见姚司令和曾专员带主力已消失在前面一个山弯，才松了一口气。周喜山对于清泰说：

“我看这么办，你我各带一个排，上山轮番阻击。这样既能延缓敌人追击的速度，又利于把敌人引上岔道。”

于清泰觉得政委的话有道理，便说：“我带一排先在这里阻击。”说着就要上山。

“不，你先走。”

“你先走。”

“别争了，快走，敌人马上就来了！”周喜山朝二排喊了声：“跟我上山！”跳下马，将缰绳交给警卫员，拔出手枪，先自朝山上跑去。于清泰这才只好带一排走了。

周喜山刚带队伍上了山坡，敌人就扬尘在望了。敌人边追边射击，枪声和马蹄声随着呜呜的山风在山谷中回荡，大队骑兵荡起蔽天的尘雾，随风向前滚动，使得气氛更加紧张。

战士们埋伏在山坡上，等待敌人接近。周喜山叮嘱机枪射手：“给我瞄准前面的指挥官！”战士答应着，握紧机枪，两眼死死盯着敌人队伍的前锋。二百米、一百米、八十米，“打！”周喜山一声命令，战士们手中的机枪、马枪全响了，愤怒的子弹象暴雨一般泼向敌人。周喜山看得清楚，前面的鬼子指挥官和十来名鬼子当时便翻身落马，后面的鬼子和伪军队伍立时乱了营，有的继续往前冲，有的跳下马依托地形地物还击，有的往回跑。这时，在鬼子队伍中间，又一名指挥官站了出来，把指挥刀向山上一指，鬼子们很快便向山上冲来。周喜山骂了声：“奶奶的，我让你冲！”一把推开机枪射手，抱过机枪，朝敌人射击。敌人象潮水般地退下去了。他喊了声“撤！”转过身来刚要走，就觉得右小腿猛地受到一击。低头看，夹裤被子弹穿了个窟窿，他挽起裤腿，见鲜红的血突突地往外冒。二排长看见，喊了声：“政委，你负伤了！”要过来扶他。周喜山说：“没事！”只往前走了一步，便跌倒在地。二排长吩咐两名战士背政委下山，自己带几个人在后面掩护。

敌人吃了亏，变得谨慎了。将队伍分为几路，向山上包抄过来。而就在敌人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周喜山带领的一排人已全部离开了阵地。

在前边岔道处的山坡上，于清泰已将另一排人埋伏完毕，准备进行第二次阻击。

这条岔道，与司令员所率队伍行走的沟呈“V”形。只要把敌人引上岔道，首长和主力就基本上脱离了危险。因此，于清泰深感责任重大。他一遍又一遍检查战士们准备的情况，又仔细观察了安全撤出阵地的道路，认为万无一失了，这才放下心来。这时，他见周政委带二排沿山脚跑过来，走近了，他正想问什么，周政委在山下喊他：

“于清泰，你一定要把敌人引过来！”

“没问题！政委，你们快走！”

周喜山带队伍顺岔道向前奔去了。他的小腿由麻木变得有了知觉，顿感伤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在医生的催促下，他跳下马，做了简单的包扎。可是纱布、绷带又很快被血渗透。可能是出血过多，他觉得右腿瘫软，站立不稳。医生扶他上了马，催他快走。这时，身后岔道口处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周喜山勒住马朝后瞭望，说：

“就看于清泰的了。”

医生潘珏善催他：“政委，快走，你的伤不轻，要赶快到老乡家安置哩！”

“什么？还得到老乡家安置？！”周喜山简直要发火了。但他知道医生说的是实情。想起任务还没完成自己就先负了伤，并且不能随军行动了，他心里十分烦躁、痛苦。禁不住骂道：

“糟糕！”

三

当周喜山与追击之敌打响的时候，姚喆和曾怀璧已率队伍走出三四里的路程。姚喆的头脑仍然丝毫没有松懈。他考虑着：周喜山他们能否把敌人全部引走？如果敌人兵分两路追击怎么办？再说，这里距公路还有一截路，公路上是什么情况？现在并不清楚，要是公路沿线据点的敌人接到命令将沟口堵死，或者从沟里插进来，我们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不行，得抄近道，爬山越过公路！他向曾怀璧说明自己的想法，未等对方说声“同意”，便向后传达命令：“翻山过去，要快！”说着，自己先乘马向山坡跑去。

这座山是由六座大小不同的山峰连在一起的，当地群众称为“六峰山”。它的南坡十分陡峭，怪石嶙峋，少草无树；北坡却较为平缓，且桦树成林，郁郁葱葱。

有的战士不理解上级的意图，发起了牢骚：“周政委不是把敌人引开了嘛，还爬山干甚？”立刻有干部训斥道：“少废话，司令员不如你懂得多？！”发牢骚的战士不吭声了。十来分钟后，部队便全部进入桦树林中，有的战士想歇一会儿，前面又传来司令员的命令：

“不能停留，快爬！”

姚喆走在最前面，首先登上山顶。环顾四周，层峦叠嶂，色彩斑斓，显得格外美丽，他无暇欣赏这迷人的景色，疾步走到山崖的边沿，透过桦树枝叶的缝隙朝南边山下望，只见约千米处，归武公路象一条飘带在几座山峰中间穿过。附近没有炮楼，这里正是左右两个炮楼的接合部。公路上不见有来合围的敌人。姚喆紧张的心情稍稍得到一点缓解。但见身后的队伍在树林

里拉得很远，不能很快跟上来，他又有些着急。这时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闪电，紧接着传来“咯叭轰隆”震耳欲聋的雷鸣。一阵狂风迎面扑来，把枯枝、败叶、沙石无情地甩到人们的身上、脸上。远远近近的树林发出了呜呜的呼啸。姚吉感到自己的左眼角发出火辣辣的疼痛，左脸上的皮肉痉挛似地微微抽动，八年前在闽中一次恶战中留下的一道贯穿左太阳穴和下颌骨的刀伤遇到这种天气又开始发作了。他掏出手巾擦擦眼角，用手揉了揉刀伤处。回头看，队伍跟上来了。他正要带大家从右边的缓坡下山，一名电台报务员忽然神色紧张地跑着来到他面前：

“八〇五①，电台打坏了！”

“什么？电台打坏了？什么时候？”

“可能是和敌人遭遇的时候……刚才上山，才见电台的皮兜打了两个洞。”报务员说着，脸转向十几米远处驮电台的战马。那里，另一名报务员正察看电台的“伤势”。

姚喆和曾怀璧大步走过去。只见子弹弹穿过电台的皮兜和铁皮壳，在电台的心脏部位狠狠“咬”了两口。有的零件被击碎，有的已经卷曲。报务员内疚地抚摸着“伤口”，准备挨首长的批评。

“没法修了？”姚喆问。

“嗯……没有零件。”报务员的回答非常沉重。

“那为什么平时不准备零件？”曾怀璧着急地责备道。

报务员低头不语，脸色通红。

姚喆十分恼火，却没有批评。他心里说，大青山是游击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军需物资向来没有保证，电台零件要到晋西北去领，你让报务员怎么准备呢？但是，这目前唯一的电台打

①姚喆的代号。战争年代，为了保密，职务较高的首长一般都有代号。

坏了，今后又怎么和上级联系？他气恼地重重“咳！”了一声，对报务员说：“行啦，快把电台装起来。”说罢，转过身带领队伍朝右边走去。

刚走了几步，姚喆不由地站住了。他隐隐约约听到山下传来什么响声。是汽车！凝神静听，声音是从北面传来的，越来越响。他迅速来到高处，向山下观察。只见公路的北头，出现了两辆汽车，上面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日军。接着，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陆续出现了。一共有十四辆。汽车在山下的公路上围成个半圆圈，停下了。鬼子们纷纷从车上跳下，准备集合。有几名军官挥舞着胳膊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姚喆仿佛看到了鬼子军官们一个个狰狞的面孔。

紧跟在姚喆身后的曾怀璧，推推近视镜，俯身向山下仔细看，象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直到看清山下的确来了大批敌人时，才愤恨地说：“哼，果然合围过来了。司令员，怎么办？”

姚喆没有马上回答。他的大脑正以最高的效率工作着：对敌情进行分析；在脑子里铺开地形图，根据敌人所在位置，考虑突围的最佳路线……

这当儿，九连长胡定良和指导员芦天顺、蒙古游击队长阿木古郎以及侦察排长吴立德等干部也跑到司令员身边，等待着指示。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惴惴不安。

“娘的，我就不信突不出去！”姚喆咬着牙说。他的眉毛立了起来，眼睛射出两道亮光。他命令道：“胡定良、芦天顺、阿木古郎，你们立即带队伍到西边山坳的树林里隐蔽，并向四周山上派出几个干部担任哨兵，监视敌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开枪。”

三个人答应着快步走了。姚喆又对吴立德说：

“你马上带两个人再向刚才我们来的沟里侦察，看后面是不是有敌人追来了？有情况立即报告。”

“是！”吴立德也小跑着走了。

这里只剩下了姚喆和曾怀璧。姚喆再看山下，见公路上不知什么时候又来了一支约二百人的骑兵队伍。步兵、骑兵，汽车来来往往，由于天色昏暗，距离较远，看不清敌人在忙活什么。姚喆估计敌人是在调整兵力，作进攻准备。他的脑子里始终在考虑着：敌人会怎么样？我们怎么办？最后，他根据敌人的行动得出一个结论：敌人并不知道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只要在树林里隐蔽到天黑，就好办！想到此，他不由地扭头望望西边太阳落山的方向，见太阳早已被山峰和乌云吞噬了，估计已是下午六点半光景，再过一个小时，天就会黑下来。他吩咐留一名干部在这里继续观察，而后和曾怀璧朝部队隐蔽的山坳走去。

“你犯了一个错误，曾怀璧同志。”姚喆走出几步之后忽然说。

“嗯？”曾怀璧一惊。

“你真不该让阿木古郎他们留下。”

呵，司令员又提蒙古游击队的事了！曾怀璧急忙解释：“我知道，可阿木古郎那老蒙古太犟，我没办法。你当时不在，要是你在跟前，他肯定会听你的。”

姚喆不再说什么。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再说，曾怀璧同志算是犯了什么错误呢？是阿木古郎“不服从”命令，非要坚持让蒙古游击队留下抗日，这本是应该表扬的事，没有抱定一死的决心，是不会这样做的。可他们，是蒙古民族的抗日先锋和骨干，让他们暂时去后方，从长远说，比留在这里坚持更有价值，而现在是不可能了，

他俩来到了部队隐蔽的地方。

大家正坐在潮湿的地上休息待命，个个怀抱着枪，好象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了枪杆、枪筒里和子弹上。战士的身上沾满了分不清是哪天溅上的泥巴，有的衣服上还有下午一场遭遇战留下的

血迹。战马身上的汗正在消散，皮毛湿一块干一块。它们紧挨自己的主人站立着，鞍子还在背上，象是随时准备驮着主人冲出险境。见两位首长来了，战士们，包括那些聪明的“无言战友”，都把带有期望表情的脸朝向他俩，仿佛他俩是光芒四射的太阳，可以驱散他们心头的阴云。

姚喆不无忧虑。但他竭力不在脸上表露出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时候，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必须是镇静剂，才能驱除某些人的慌乱情绪；必须是特效药，方可治愈有些人哪怕是刚刚产生的并不严重的怯懦症；或成为最好的精神食粮，给大家以准备同敌人战斗的力量。再说，指挥员本身这时候也需要镇静，镇静出智慧。

他这样想着，朝人群巡视一遍，然后，以沉稳的语气说道：“同志们，没什么可怕的，这些年我们和鬼子交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大家休息一会儿，做好准备，我们会冲出去的！”

大家听了这话，果然精神为之一振，脸上出现了喜悦。

姚喆又特地来到蒙古游击队队员们跟前。队长阿木古郎和队员们嚙地从地上站起来，挺起胸脯，接受首长的“检阅”。姚喆满意地点点头。他无意中发现战士们瘦了，与几个月前来绥西检查工作见到他们时比，的确瘦多了。他们高高的颧骨已失去了蒙古族特有的褐红色，面容疲惫却不乏抗日军人应有的血性。他捏捏一个个战士的肩膀，都是那样的硬棒，犹如铁打一般！他不由地说了声“好！”，让战士们继续坐下休息，又来到专署副官兼保管员——一名改造过来的日本俘虏福岗留面前。

“袖（首）长的好！”福岗留礼貌地站起来，主动向姚喆问好。

“怎样么？累不累？”姚喆握住福岗留的手，关心地问。

“我的年轻，一点的不累！”福岗留拍拍自己的胸脯。

姚喆和周围的人都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好！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姚喆使劲握了一下对方的手，松开了。他忽见几米远的人群中有火光亮了一下，随即有人说：“捂住！捂住！”不知是谁的烟瘾发作了。曾怀璧压低声音，严厉地问：

“是谁抽烟？”

“我。”一个年轻、散漫的声音。

未等曾怀璧开口，芦天顺接过去批评道：“二郎当，我知道又是你！暴露目标怎么办？弄灭！”

他的话音刚落，天上忽撒撒落下豆大的雨滴来。那个外号叫“二郎当”的战士嘴里不知嘟哝了些什么，随即被雨声淹没了。

雨来得急而猛。坐在地上的人都赶紧站起来，躲到树下面，把手榴弹等怕受潮的东西使劲往衣襟下面塞。电台报务员弯下腰把发报机和手摇发电机搂在怀里，以身体遮挡着从树上落下的雨滴。军马不停地摆动脖子，挪动四蹄……

所有的人身上都没有雨衣，任凭风雨侵袭。雨越下越大，仿佛要把天上的水倾刻之间都泼到地上。起初，人们靠树枝、树叶挡雨，不一会儿，树枝、树叶上流下来的“雨”超过了别处的雨，流到人们的头上、脸上、肩上、衣服上，灌进脖领里，再顺肉体往下流到地上，与地面的雨水汇合在一起。雨水带去了人们身上的热量，大家冻得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满身是泥的吴立德从北面山坡“连滚带爬”地来到了司令员面前。未及站稳，就报告道：

“八〇五，北面的沟里有伪军！”

周围的人听了吴立德的报告，心情又紧张起来。这说明，我们已处在敌人夹击之中。

“有多少？骑兵还是步兵？”

“一百多。好象是刚才追我们的部分敌人。但他们都挤在峭壁下避雨，只往山上派了两个哨兵。”

“走，看看去！”姚喆说着，跟吴立德朝北面山坡上走去。

雨渐渐小了，乌云渐渐散开，露出一块块深蓝色的天。但天色比刚才又暗了一些，风仍呜呜地刮着。吴立德领着司令员来到北山坡上。那里还有一名哨兵在监视着敌情。他们隐蔽在巨石后面用望远镜朝山下望，透过沉沉雾气，果见就在刚才部队上山时经过的雨裂沟附近，聚集着一队穿着杂色服装的骑兵，看样子不是伪蒙军，而象是旗县保安队。而在附近的两个山头上，各有敌人一名哨兵。其中一个哨兵距姚喆所站的地方只有百十米远，怀抱着枪，脸背着他们，躲在树下避雨。

姚喆心里纳闷：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上山的痕迹？既然发现了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也许是敌人觉着人少，不敢上山，在等待援兵？无论如何，敌人在这地方对我们不是好事！要是南边的鬼子攻上来，北面的伪军再一配合，那……他稍一思索，低声对吴立德和另一名哨兵说：

“你俩从树林里迂回过去，把近处那个家伙弄来。要小心点。”

哨兵立刻放下长枪，跟着吴立德走了。

姚喆俯身石头上，用望远镜不停地观察着。几分钟后，在敌人哨兵身后的树林里，出现了吴立德俩人的身影。只见他们猫着腰，一步步地朝敌人接近着、接近着……忽然一个猛虎扑食，把敌人压在身下，接着，用绳子套住脖子往树林里拉……再就不见了。又过了几分钟，敌人哨兵被拽到了他的跟前。俩人累得呼哧直喘。敌哨兵却已气息奄奄，一动不动了。

“糟！死了？”吴立德懊悔地说着，猛摇敌人的肩膀。

敌人慢慢睁开眼，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八路军。当他的目光接触到姚喆左脸上的伤疤时，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差点“啊”出声来。原来，这位敌人哨兵是一名伪军班长，早听说八路军里有位神仙司令“刀劈脸”，日本人正以三千块银元的高价悬赏捉拿，

大“扫荡”以来多次派重兵包围搜索，均遭失败，没想到就在眼前！他惊得面如土色，差点又晕厥过去。吴立德又使劲摇他的身子，这才又睁开了眼睛。

“你别怕。”姚喆说，“只要你说老实话，我们不会杀你的。”敌人点头。

“你们的队伍是哪一部分？”

“武川……保安队的。”

“是不是从黑山子追来的？”

“是。”

“为什么停在这里不追了？”

“日本人往西南山沟里追去了，让我们再往这边追，可是队长不敢追了，怕中八路军的埋伏。他说在山下呆一会儿，天黑就回去，好向日本人交差。”

姚喆暗自好笑。他又问：

“你们队长叫什么？”

“汪顺田。”

这名字姚喆熟悉，伪军中有名的“滑头”，以前与其他伪军多次配合日本人“扫荡”八路军，他都见“机”行事，很少吃亏，今天他又玩老把戏了，不过，这时候遇到这种人相对来说是不算坏的。姚喆正考虑如何对付汪顺田，曾怀璧和一名哨兵跑来了。姚喆知道情况不妙。曾怀璧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南边山下的敌人开始搜山了。”

这本是姚喆有所预料的，但他仍感到有些吃惊。他知道敌人数量很多，我们的队伍不可能再在树林里隐蔽了。怎么办？居高临下打一家伙？虽然能杀伤不少敌人，但我军也难免伤亡，而现在应尽量避免伤亡，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坚持下去，牵制敌人，再说部队每日转移，伤病员也不好安置。

“怎么办？”曾怀璧焦急地问。